



《主角》

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。

“她”是秦岭深处的放羊娃，却被命运一步步推上舞台中央；“它”是一个古老剧种，在时代浪潮中濒临凋敝，又焕发顽强生命力；“他们”是一群文艺工作者，秉持“工匠精神”将“她”与“它”的故事搬上荧屏。

三者电视剧《主角》中交汇，在荧屏内外，共同演绎着一场在各自维度成为“主角”的三重奏。



刘浩存饰忆秦娥。

荧屏内外 演绎“主角”三重奏

“她”：“我才是自己的主角”

电视剧《主角》改编自作家陈彦创作的获得茅盾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同名小说，10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。

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，到剧团里的烧火丫头，再到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，女主角忆秦娥每一次身份跃迁都裹挟着无奈与阵痛。她最初抗拒唱戏，最终却在岁月磨砺中发现，自己早已与秦腔血脉相融、无法分割。

“这种‘失我’与‘寻我’的深层矛盾，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也是整部剧的叙事灵魂。”该剧导演李少飞说，“我们拍的不是一路顺风顺水、开挂逆袭的‘大女主’，而是一次次破碎、又一次次重建自我的普通女性。”

历经沧桑，忆秦娥独伫舞台，恍惚间与此生相遇之人一一重逢，也与自己达成和解。编剧郑桦说，写完剧本他仿佛追忆秦娥走过了半生：“她的人生如被岁月冲刷的黄土地，沟壑纵横，却生出粗犷又温柔的力量。”

“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突围，面对重重困难能够坚守本心，这种执着非常打动我。”忆秦娥的饰演者刘浩存说。

然而该剧主创并不只是想呈现一位秦腔名伶的传记——忆秦娥是名义上的“主角”，她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

胡三元为戏癫狂一生，谱写着纯粹艺人的世沉浮；楚嘉禾一生与忆秦娥较劲，不甘与抗争是她与命运的掰腕；封潇潇从白马少年归于平凡，退缩亦是悲剧的选择；花彩香从名角跌落市井，却在尘埃中寻得踏实与自由；米兰从风光名角身陷囹圄，用谎言演绎人生荒诞戏……

“我们想让忆秦娥的故事，照见每一个普通人—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在各自的人生戏台上，哪怕无人喝彩、历经坎坷，也要用尽全身力气，坚定吼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句：我才是自己的主角。”李少飞说。

原著作者陈彦表示，作品表达的是忆秦娥的玉汝于成，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帮衬。“每一个主角，都是被诸多配角推向主角宝座的；每一个配角，经过艰苦卓越的磨炼也会成为时代的主角。”

“他们”： 用“工匠精神”致敬“工匠精神”

“对于一部戏曲题材电视剧来说，最怕的就是‘外行演内行’。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团副团长李小青的一番话，道出了《主角》演员所背负的压力。

好在，这些非戏曲出身的演员，交出了高分答卷。李小青表示，这些“外行”演员从唱腔、身段、行头，到练功、排练、演出，都经得起“内行”挑剔，能看出是下过苦功的，这种职业精神、专业素养和对艺术的尊重，令人敬佩。

“《主角》的核心，是致敬‘工匠精神’——‘戏比天大’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。”该剧艺术总监兼主演张嘉益说。

《主角》创作团队正是用“工匠精神”致敬剧中主人公的“工匠精神”，成为戏外当之无愧的“主角”。

通常，越优秀的文艺作品，跨形式改编越难。面对《主角》这部著名小说，编剧郑桦确立了“一树繁花”的剧作结构，赋予每个人物完整的命运弧光，并将个人经历与秦腔兴衰、时代变迁回环嵌套。

“在忠实原著精神内核、美学品格的基础上，把小说吃透打碎为创作元素，再按照电视剧思维进行重塑，这是《主角》为文艺创作领域提供的普遍启示。”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。

这种始于案头的“工匠精神”，最终凝结为荧屏上独具质感的视听语言。

视觉上，追求“两极对峙”的美学风格——用自然光效与粗颗粒质感，捕捉秦岭的苍茫沟壑、剧团伙房的浓重油烟、城中村的时代印记等生活肌理；用稳定庄重、具有仪式感的镜头，精雕细琢戏服的华美、油彩的浓烈、身段与唱腔的惊心动魄。

听觉上，突出“鼓声”的象征意义——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鼓点，是秦腔表演的核心节奏，也是时代更迭的鲜活脉搏，更是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表达，让不熟悉秦腔的观众也能从这激昂厚重的声浪中，听见中华民族血脉里深藏的不屈与呐喊。

“《主角》的改编，不是亦步亦趋，也不是随意解构，而是用视听语言直观呈现原著中的命运悲欢、艺术坚守和文化情怀，能让没读过原著的人理解，又让读过原著的人重获感动，这就是改编的意义。”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副院长滕勇说。

“它”： 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双向奔赴

电视剧《主角》中，秦腔艺术也是“主角”，既有唱腔、身段与程式的细腻呈现，也包含了多部经典剧目的表演片段。

“《主角》中的秦腔表演场景随叙事自然流淌，既保留了传统戏台的韵味，又借影视语言细腻捕捉了排练厅的汗水、后台的紧张与台上的光彩，为戏曲文化的传播拓宽了路径。”李小青说。

秦腔形成于元明之际，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，主要流行于陕西、甘肃等西北地区，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郑桦说，秦腔在剧中不是文化点缀，而是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、隐喻命运的核心：《打焦赞》《狐仙劫》分别象征忆秦娥的破茧和在艺术巅峰的劫难，《鬼怨·杀生》则是苟存忠的人生谢幕……

剧中，秦腔不但是人物命运的镜像，其本身也经历了解冻复兴、万人空巷的黄金鼎盛，承受了观众流失、剧团凋敝与人才断层的艰难困顿，又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呈现出顽强生命力。

“这部剧将个人命运与秦腔艺术兴衰、国家社会变迁紧密交织，既展现了秦腔艺人对艺术的坚守，也深刻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。”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说。

在我国电视剧发展史上，传统文化一直是题材富矿。从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的经典重现，到《大宅门》《全家福》的世情书写，再到《另一种蓝》《正好遇见你》的审美回归，传统文化始终彰显着独特的荧屏魅力。

2025年10月，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“剧美中国”精品创作计划，将“传统文化”列为五大重点方向之一，《太平年》《风禾尽起张居正》《张謇》《苏东坡》等一批传统文化方向剧目入选首批片单。

“《主角》的创作再次证明，传统文化题材电视剧创作潜力巨大。”冯胜勇说，“我们要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选题，不断充实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张力，以新的审美发现和艺术呈现彰显中国精神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，推动电视剧和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、相互赋能。”

(新华社记者 白瀛 蔡馨逸)



秦海璐饰花彩香。